

歷史與空間

「立雪」只因是「程門」

■ 張桂輝

「程門立雪」這個成語，出自宋代著名理學家——建州建陽人游酢、南劍將樂人楊時孜孜求學的故事。游、楊都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和大學問家，二人都生於1053年，比我大了整整900歲，且又都是「福建老鄉」。因此，長期以來，我對於這個典故有關的話題或新聞尤為關注。

三個月前，從新華網等媒體獲悉，2017年4月3日，由中華文化促進會、河南省中華文化促進會、河南省華夏文化發展基金會聯合主辦，興亞控股集團和伊川縣委、縣政府聯合承辦的「程頤程頤文化園」開園慶典儀式，在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舉行。這就意味着，伊川又打出一張以「二程」為主題的文化品牌。六月中旬，到河南新鄉參加一個采風活動，很想會後去伊川縣踏訪「二程文化園」，後因時間所限，未能如願，留下一縷遺憾。

近日，在香港《文匯報》上讀到朵拉先生的佳作《程門立雪地》，喚起我對程門立雪的再思考。近千年來，程門立雪，家喻戶曉、廣為流傳。只是，人們對「立雪」之舉，津津樂道、讚譽有加，而對「程門」之重，卻點到為止、淡淡而談。在我看來，這實在有點「厚此薄彼」的味道。

游酢、楊時為了拜師求學，冒着嚴寒前往程家，置風侵雪打於不顧，在「程門」前站立了很長時間，以致積雪達到一尺之厚。從這個角度講，游、楊尊師重道、誠心求學的精神和舉止，是感人至深、可敬可佩的。不過，倘若不是名聲在外、學識厚重的「程門」，有誰吃飽了撐得，願意大冷天騎着毛驢，抑或坐着馬車，大老遠的跑到程頤家門前去「立雪」呢？

關於這個典故最早的史料記載有兩個。一是《宋史》中的《楊時傳》：楊時和游酢「一日見頤，頤偶瞑坐，時與游酢侍立不去，頤既覺，則門外雪深一尺矣。」二是《二程語錄·侯子雅言》：「游、楊初見伊川，伊川瞑目而坐，二人侍立，既覺，頤謂曰：『賢輩尚在此乎？日既晚，且休矣。』及出門，門外之雪深一尺。」

程頤（1033—1107），字正叔，漢族，洛陽伊川（今河南洛陽伊川縣）人，出生於湖北黃陂，北宋理學家和教育家，世稱伊川先生。《侯子雅言》作者侯仲良，是程頤的內弟，亦即「小舅子」，對誰是尊師重道、立雪程門的第一人，無

疑更清楚、更知情。所以，他把游酢放在前面。這就足以證明，游酢是「程門立雪」的第一人。

長期以來，關於程門立雪「第一人」的說法，不盡一致。其實，在我看來，誰一誰二，並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確有其事，以及游、楊二人重道尊師、虔誠求學的精神。

熙寧五年（1072），剛滿20歲的游酢，從福建赴京師（開封）預考，慕名拜見程頤。了解游酢後，程頤曰：「其資可以適道」。同年八月，程頤之兄程頤任扶溝縣（今屬河南）知縣。經程頤舉薦，游酢到扶溝任管理全縣教育工作的「縣學教授」（相當於縣教育局長）。他一邊做好本職工作，一邊向程頤虛心學習。前後三年，學識大有長進。元豐四年（1081），楊時與游酢相見。在游酢的引薦下，一起到潁昌（許昌）向程頤求教……二人南歸時，程頤目送他們，並深有感觸地說：「吾道南矣！」1093年，程頤去世12年後，游酢又偕同楊時前往洛陽拜見程頤。這才演繹了這個世代流傳的故事。

可見，游酢、楊時「立雪」，是41歲的事。老大不小，且頗有建樹的人，為什麼還要在瑟瑟寒風中，專程前去拜程頤為師呢？答案是唯一的：程門如「寶庫」——只有從程頤那裡，才可以學到他們想要的東西。

據史料記載，程頤年輕時在太學一舉成名，20餘歲就開始接納門生，教授儒學。後來，與其兄程頤一道成為一代儒學大師，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，紛紛拜師於其門下。

程頤修養有道、德才兼備。司馬光等人在當年的推薦書中寫道：河南隱逸之士程頤，博學好古，安於貧賤，恪守節操，言必忠信，動遵禮義，希望朝廷讓他出來做官，委以重任。程頤雖然沒有接受朝廷的任命，但次年即應詔入京，受命為崇政殿說書——教皇帝小兒讀書。由此可見，游、楊結伴虔誠敬拜程頤為師，不是一時的衝動，而是慎重之選擇。

古人說，學高為師，德高為範。今人講，要給學生半桶水，老師要有一桶水。教師，只有做到「德學」兼備、兩者皆高，才能贏得學生的敬佩與尊重，才能使學生「親其師，信其道」。這就要求教師要加強學習、注重研修，不斷給自己注入「新水」、「活水」，才可望成為一個當之無愧、名副其實的「園丁」。遺憾的是，現今一些



程頤程頤文化園開園迎賓。 網上圖片

教師的「水」，原本就不「高」，甚或只有「半桶水」，卻忽視學習，得過且過；放任自己，誤人子弟。

學生在校，首要任務就是刻苦學習，取得良好成績。可是，當下內地一些學校學生讀書熱情不高、學習成績不好。「補考一族」，頻現校園；「掛科現象」，頗為普遍。其所以然，學生學習目的不明確、學習方法不正確，無疑是主要原因。但是，與一些教師教不得法、授不給力，密切相關。君不見，少數教師往往連備課程式都省去了，授課「照着課文講」，沒有「自己的東西」。所謂內容，既不是個人的鑽研成果，又不是自身的學習體會，沒有感染力，缺乏啟迪性。如此這般，怎樣培育學生的學習興趣、何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？這等教師，各級各類學校，或多或少都有。

文學家、語文學家、出版家和翻譯家夏丏尊先生在翻譯《愛的教育》時，說過這樣一段一針見血、入木三分的話：「教育之沒有情感，沒有愛，如同池塘沒有水一樣。沒有水，就不成其池塘，沒有愛就沒有教育。」教師，是知識的傳播者、靈魂的塑造者。一方面，教師的言行舉止，對學生成長的影響是潛移默化、不可低估的。另一方面，教師的一言一行，都在學生的觀察與品評中。學生信服、尊重某個教師，往往是由喜愛、敬佩「派生」的。這種敬佩和喜愛，不是由他人慷慨贈送或刻意吹捧的，而是由教師自身良好素質與修養決定的。古往今來，大量事實表明，唯有知識淵博、道德高尚、行為規範、忠於職守的教師，才能贏得學生的尊敬，才是值得學生去追隨的。

常言道，名師出高徒。但凡想成為「高徒」的人，必定會想方設法追尋「名師」。程門立雪的典故，所以口口相傳、婦孺皆知，旨在宣導學生尊重老師、恭敬受教。這是無可厚非、理所應當的。但前提是，教師即便學識不如「二程」那樣豐富淵博，也要樹立明確目標，着力提升綜合素質。反之，縱然游酢、楊時再世，怕也不會真心誠意、心甘情願前去「立雪」的。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與史實互為呼應

戴望舒的《示長女》一詩所言之舊居，就是「林泉居」了，端木蕻良與蕭紅也去過，說居名讓端木蕻良想起賀知章詩句「生人不相識，偶坐為林泉」；因此葉靈鳳在1957年所撰寫的悼文《望舒和災難的歲月》寫道：「從路邊到他的家裏，要經過一座橫跨小溪的石橋……所以地方十分幽靜，真是理想的詩人之家。望舒住在這裡的幾年生活，可說是他一生中最高興最滿足的：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，有安定的生活，經常有朋友來找他談天喝茶……」

黃獎於《大營救1942》中，提及薩空了的《香港淪陷日記》一書，當中有註釋指出：「這段見聞取材於薩空了的著作《香港淪陷日記》，書中敘述他在12月22日，遇見已故《申報》老聞史量才的兒子，史詠麋。當時史住在跑馬地附近的藍塘道，的確有這一段經歷。」

他又在註釋中指出：「蕭七等天來會人馬，全都是創作人物，但觀音廟之會，卻真實發生過。所謂『歸鄉運動』，是日軍在香港淪陷期間，打算解決香港食物和物資不足的問題，而實施的措施。在1942年1月，日軍治部部已經成立了『歸鄉指導委員會』，半逼半哄香港居民回歸大陸。到了1945年，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0萬人，急跌至60萬人。」

他又指出，在薩空了的《香港淪陷日記》中，載有英政府派發槍械的記錄，其中就有如此看法：「也許有人看了敵人

在對付歹徒而心裡感覺快意吧？人類是這樣愚蠢，在由這種愚蠢分子構成的社會中，如何能有真是非存在。《香港淪陷日記》內，作者也談到廣西人王紀文被綁票的事，雙方也有不少槍械，發生的地點是元朗。」

除此以外，黃獎又引述邱逸在《戰鬥在香港：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》一書，說到邱逸親自訪問九十二歲的巢湘玲女士，又說到「書中詳細敘述了巢女士在抗日戰爭前後的事蹟，當然也包含她參與營救蔡楚生事件的經過。至於她跟蕭七說的一番話，其實是她向邱博士憶述的心情所說的，本書借用過來，成為了啟發蕭七的一番說話」；其實在此書中，「邱逸訪問了林珍女士，詳細敘述了林珍女士被日本軍人唐打的過程。黃獎在寫這之前，亦採訪過林珍女士，聽她親自闡述當日的心情。」

於此可見，黃獎此部「類史實」小說中，亦為虛中有實而實中有虛，歷史或史實畢竟僅為他創作小說的一個容器，當中情節總是絕不違背抗日戰爭的背景（或精神），而內容情節所呈現的每每與史實互為呼應，人物容或乃虛構的，當中所涉及本港抗日史實，此所以讀者可欣賞小說之餘，同時重溫過去的史實，或在小說創作與史實之間兼而得之。

或者一如黃獎所言，這部小說盡量平衡虛與實之間的比重，以不影響歷史準確性為原則，讓人物穿插於史實與小說之間，期望讀者可一睹歷史真貌。

詩詞偶拾

■ 梅李

鵝黃嫩綠總含情

——詠廈門·贈金磚國家廈門會晤嘉賓

神馳夢繞念廈門，
凌波仙子睡美人，
山迎水接畫屏，
千嬌百媚可消愁。
萬方來儀不忍走，
脈脈柔情共江水。
似畫如夢鼓浪行，
鵝黃嫩綠總含情。
是幻境？是仙境？
不老似我心。
贈君南國相思豆，
記取年年來重遊。

東南明珠照碧海，
雲蒸霞蔚撩人懷，
何期圓夢迎麗日，
從此白鷺騰雲外……
在水一方有知音，
在天一涯若比鄰。
日光岩¹，是鏡台，
照您如沐春風健步來。
是井噴？是情噴？
迎賓歡聲滿鷺門。
與君痛飲鷺江²水，
但願歲歲再來會……

1、日光岩是廈門著名景點之一。
2、鷺江是廈門的一條江，過去因眾多白鷺一年四季棲息於此而得名，廈門也暱稱鷺島。

浮城誌

■ 星池

觀察

近來，閱讀了文友撰寫的一篇文章，當中談及在機場等候接朋友之時，順道觀察四周人們的行徑。譬如發覺接機大堂比登機大堂更悠閒輕鬆，並仔細地看人們接機時的不同表情及動作，左一聲問候，右一個擁抱。這個地方終日人來人往，背後難免埋藏了極多故事，令人產生無限想像。

演員習慣觀察眾人舉止，放在心中，或許有天可用作塑造角色的參考資料。喜愛寫作的人，也會不自覺地養成觀察身邊人事的好奇心，畢竟不少創作是源於生活，文字會無意之間落到身旁。

我有一個特別的嗜好，頗為喜愛觀看大廈的閉路電視。居住的大廈，有一條電視頻道是讓住客收看大堂的狀況，還有另一頻道，畫面分割成四格，能清楚呈現大廈四部升降機內的情景。當初，在得知家人快會回來或親友將要到訪之時，偶爾會觀看這兩條閉路電視的頻道。可以看見，有些時候，人潮湧湧，也有保安員獨自陪伴寂靜的大堂之時。會瞥見穿上校服活潑地跑回來的小孩，亦會目送行動不便以拐杖輔助行走的老

人，也知曉誰人鍾情留在大堂與管理員閒聊，手拿一袋從市場買回來的食材，傾談了半小時以上，身材年紀皆迥然不同的身影也盡收眼底。曾試過，目睹住客被困升降機的境況，最終需勞煩消防隊前來幫忙。另外，大堂曾張貼通告，四部升降機將會輪流維修而暫停，倘若出門，便可先看閉路電視，查看乘搭的升降機是否運作正常。近年，多了裝修工程，常看見搬運大件東西的情形，或棄置破掉的傢具，或準備遷往別的地方，提醒了我，大廈的樓齡已高，不免維修頻繁。

這並非多管閒事，要全心窺探別人的私隱，而是把閉路電視頻道變成一扇觀察世界的窗戶，空了閒時，隨心觀察。最深刻是，近來多了需坐輪椅出入的長者，多數是由外傭負責照顧，伴隨在側。還有，無論是任何年齡的住客，他們在步行中、等候升降機及在升降機內，最常做的動作就是低頭注視手機屏幕，即使與家人一起小屏處升降機內亦然。他們從手上的小屏幕觀看世界，我從電視畫面觀察他們。

豆棚閒話

■ 青絲

夏日良伴竹夫人

多年前回到祖籍湖南鄉下，見很多人家堂屋的牆上，都掛有一個竹籠。有些竹籠呈長條形，有些則像是花生的莢果，兩頭大，中間收小，呈串珠狀，一端有蓋，可以開啟。竹籠的篾皮都已呈熟銅色，散發出經長期摸弄形成的圓潤光澤。起初我以為是拿到水溝或河塘裡戽魚的工具，但是看竹籠的網眼，又孔大而疏，根本無法把魚困在籠裡。我好奇地問了熟識的鄉親，方知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竹夫人。

竹夫人是一種傳統納涼消暑器具，類似於今天的抱枕。古時文人喜歡以物擬人，常藉器物的功能、形態作一些倫理性的解說和昇華，賦予器物人格化。被置於涼床或草席上的竹抱枕，可以搭臂靠背，休息小憩，與人日夕肌膚相親，猶如受到寵愛的內嬖，於是「竹夫人」、「竹姬」、「青奴」就成了廣為流傳的謔稱。元末詩人楊維禎撰作有《竹夫人傳》：「夫人，竹氏，名茹，字玲瓏，自號抱節君……巧慧其中，玲瓏空洞無他腸。又善滑稽圓轉，雖與人狎，其情遜，亦如木偶人。諸夫人者無益斯分，而善之者，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……」把竹夫人擬人化和道德化，讚其腹無城府，不包藏禍心，與人雖

然親密，卻又保持本分，也不會人前人後搬弄是非，道人長短，以一種幽默的文風，道出了使用者的各種愉悅體驗。

竹夫人有固定的尺寸，長約一米，逕圍一抱。用上好的青竹，削去節疤，打磨平整，剖成薄而狹長的竹篾，厚度也有講究，若是太薄，枕靠時受易折斷，太厚則缺乏柔韌性，舒適度變差。竹篾一定要帶有竹青，編織成長籠狀，留出的孔眼很大，枕靠起來不僅清涼舒汗，使用久了，竹青被肌膚上的油汗滲入，即形成了蘊厚的包漿層，竹皮的顏色也會轉變成深黃或琥珀色，質感極顯厚重，古雅而美觀。古人為了取得更為涼爽的使用效果，還經常用繩子把竹夫人懸繫到井裡，用沁涼的井水浸泡，至夜取出，憩臂休膝，清爽宜人。或者利用竹夫人四面有孔眼的形態，把梔子花、茉莉、艾草、薄荷葉之類的鮮花香草納入籠中，香氣隨風飄散，有驅趕蚊蚋、清神怡情的效果，成為人們的芬芳臥具。宋代，竹夫人在文人當中非常流行，很多詩文都提到過這種消暑用具。蘇軾有詩：「寄語庵前抱節君，與君同到處合相親」，「留我同行木上座，贈君無語竹夫人」，賦予了竹夫人高尚的品德，同時

也標榜自己是竹夫人的忠實用戶。陳師道也有詩：「復作無事飲，醉臥擁竹奴。」把自己喝醉以後，擁抱竹夫人，酣暢而眠的情狀，很形象地描寫了出來。陸游詩曰：「瓶甕重招曲道士，床空新聘竹夫人。」由這些實注了日常生活美學的詩句，人們彷彿觸摸到了距離久遠的年代。

《紅樓夢》裡，薛寶釵出過一個關於竹夫人的謎語：「有眼無珠腹中空，荷花出水喜相逢。梧桐葉落分離去，恩愛夫妻不到冬。」竹夫人被與夫妻聯繫到一起，喻其與人親密。遇到婚慶，竹夫人也是必備的祥符，象徵子孫世代相繼，延綿不絕。《清稗類鈔》載有一事：乾隆有一次巡遊天寧寺，地方官員報稱寺內某僧不循法度，有不規矩行為。乾隆召僧人來問：「你有幾個妻子？」答曰：「有兩妻，夏擁竹夫人，冬擁湯婆子。」乾隆大笑，遂置之不問。這段稗官野史雖然未必可信，但竹夫人帶有兩性隱喻，又於清代各階層人士中廣為流行，是確鑿無疑的。

現代人的生活便利，無須再借助竹夫人納涼，從生活一線隱退下來的竹夫人，已成為了鑲嵌在民俗風景裡的一段記憶，以及緬懷舊時生活的直觀樣板。

來鴻

■ 靜婷

覺海清珠

上午八時，我坐在電動小艇上，沐着迷人的海風，觀賞着碧海與海鷗，第一次前往香港的離島。海面上濃霧朦朧，縹緲莫測似仙境。迎面的小島上樹蔭暗綠，所過之處可見幾座小島在風煙中蓬萊仙境般或明或隱，高峻的山峰上煙雲繚繞。小艇駛過時兩邊雪白的浪花迅捷不斷地向湧開，小雨連綿，猶如顆顆清珠投於濁世，大海頓時幻化成至聖至潔的覺海——真是覺波不息，菩提不斷……

上岸後在島嶼的森林小路上行走，排排綠喬木鬱鬱着枝繁葉茂，萬紫千紅的鮮花處處盛開，百鳥婉鳴。一會兒走向森林中的高坡上，站在憩息亭下俯視，朝暉已驅散了濃霧，天空潔白青藍，陽光晶瑩四射。海面上許多海燕、海鷗不停地飛翔。對面島嶼的高峰上，無數的矮樹中凸現萬千磷磷頑石，示現着萬年不變的——即使是狂風暴雨，雷鳴電閃都紋絲不動的堅韌！這高山上的磐石猶如山的風骨與品性，不但象徵着永恆不息的自強與剛毅，且無聲地顯示着高峰不卑視微塵的宏闊壯美與氣概！是的，沒有恒河沙數的微塵，何來的高山，微塵是高山

流——萬千江河匯入，何來大海永恆的浩瀚不息。所以不要因「善小而不為，不要因惡小而為之」，微風如聖潔的清淨妙音在耳邊輕唱，心中如春日光明舒坦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無限的明麗與美好。一艘電動客輪駛過，掀起了長長的白色飄帶——如慈航帶着人們駛向覺岸。

海灣或因陽光、因潮流、因波浪、因風帆、因海底的植物形成了淺綠、深綠、紫色、金黃、淺藍、深藍、奶白等奇妙景色，美得令人由衷地感到舒適和喜悅！整個海灣因山峰與島嶼形成了「花瓶」似的模樣，潔白的沙灘如美麗的錦繡在青山與島嶼之下圍繞着海灣，巨大的「花瓶」出口處便是通向無邊無際的大海。走出了觀景台，走了一段坡路，只見陽光下閃爍的大海宏闊無限，海風、雲彩、碧流、船帆駛過之故，大海上蒼碧、寶藍、青綠等的顏色像巨幅的畫圖遼闊壯觀……

清勁的風吹着島上的樹林，波浪拍着礁岩，發出樂韻似的旋律，和着陸崖峭壁下永不停息的濤聲，似奏着奇音弘章。靠近沙灘的海水裡的海草在淺浪頻頻的裙下晃蕩着，似美人魚穿着碧綠的紗裙在婀娜舞

袖……

真是「天地有大美不言」，有大善不做，有大功不居，不威不顯不咄咄逼人。所以老子說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……」然春風、秋月、鮮花、樹木、百草、小鳥等無不都在讚美大自然的美好！藝術的大自然為人類演譯一幕幕高超奇美的藝術品，唯識者幸，開闊心胸，陶冶性情，愉悅身心。然總是耿耿於名利者怎諳此中奧妙？而心清即必從淡泊寡慾中來。境隨心轉，無論是誰只要心中充滿了陽光，心光明了，一切都光明了，才能真正感受到春天的美好！

站在沙灘上，海邊貝殼在輕輕細語，是海的心靈轉來的聲音；推動不息一重又一重的浪花送來了大海的祝福！心是多麼的清明與激揚，那是覺海的慈悲梵音一直在洗滌心的污漬——來自於塵世的風沙及心的迷濛所形成的沉積——於是心終於喜得寧靜、清明與憐悅，我知道這是人生的至寶。這時我雙手合十向着覺海虔誠膜拜。潤澤的海風在耳邊輕拂，猶如聖潔的梵語溫柔地吹進我的心中：聽經聞法，自利利他，利他即自利是不二法門。